

沈從文小說 理論與作品新論

——沈從文小說理論、批評
代表作的新解讀

王潤華著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沈從文小說 理論與作品新論

——沈從文小說理論、批評、代表作的新解讀

王潤華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沈從文小說理論
、批評、代表作的新解讀 / 王潤華著。-- 初
版。-- 臺北市：文史哲，民 87
面；公分。--(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
ISBN 957-549-148-3 (平裝)

1. 沈從文 (1902-1988) - 作品集 - 評論

857.63

87007540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②

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

—沈從文小說理論、批評、代表作的新解讀

著者：王潤華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二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549-148-3

序

王潤華

—

1949年以後，沈從文作品的出版與研究，在大陸與台灣，都遭遇到相同的不幸命運。1949年以後，沈從文因為被政治當權者指為「反動作家」而完全被否定其文學成就。目前大陸研究沈從文的學者如邵華強、凌宇、吳立昌、王繼志、賀興安等人的著作，都是在1980年以後才出版。凌宇是大陸沈從文研究早期開拓者，他在1970年於上海華東師大畢業之前，沒讀過一篇沈從文的作品。他在1980年發表的〈沈從文談自己的著作〉（1980年第4期《中國現代文學叢刊》），竟被看作1970年以後「三十年來國內第一篇研究沈從文創作的文章」。王繼志也承認，1965年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時，他「也未讀過一篇沈從文的作品，甚至連沈從文是何方人氏都不知道」。他是在1980年才開始閱讀沈從文的小說。目前大陸的重要專書，如凌宇的《從邊城走向世界》（1985）、吳立昌的《沈從文——建築人性神廟》（1991）及王繼志的《沈從文論》（1992），都是近幾年才出版的。說起來難以令人相信，1949年以後，大陸在三十年內只出版過《沈從文小說選集》（1957），其餘沈從文的作品如《沈從文小說選》及《沈從文文集》都是在1982年才出版。

2 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

在台灣，由於沈從文被看作共產黨或左派作家，在1980年代以前，其作品與研究都被查禁。目前台灣研究沈從文的著述，如鄭樹森、王德威、彭小妍等人的論文或專書，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才出版的，像彭小妍的《沈從文的前衛風格與原始精神》(Antithesis Overcome, 1994) 與《超越寫實》(1993)，都是1990年以後才出版的專書。

美國與日本的沈從文研究，雖然早在1960年代就進入大學課程與學位論文裡，但是多數停留在學院內，並沒有出版。較為廣為流傳的如聶華苓的《沈從文》(1970) 與金介甫的《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1987) 等書到了七、八十年代才出版。而日本重要的沈從文研究，如小島久代、城谷武男與尾崎文昭的論文，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才出現的。

—

作為一位重要的現代作家，由於種種政治原因，使得學者們對沈從文的研究相當忽略。我自己在1973年以來，從南洋大學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沈從文的作品一直是我在大學所教授的比較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導論及中國現代文學專題研究等課程中重要的內容。我指導的研究生論文，也常以沈從文的專題作為研究對象。沈從文的小說名作，如〈邊城〉、〈丈夫〉、〈三三〉、〈醫生〉、〈靜〉、〈新與舊〉、〈菜園〉、〈貴生〉、〈旅店〉、〈柏子〉、〈七個野人與最後一個迎春節〉、〈生〉、〈阿金〉、〈夫婦〉、〈雨後〉、〈三個男子與一個女人〉等等，每年輪流成為我教學與討論課上的重要課題。我的研究生，受了我的影響，也喜愛把沈從文當作學位論文研究對象，目前已完成的論文有劉秀美的《沈從文的散文研究》(1989)、余平光的《沈從文的鄉土小說》(1989)、黃奕生的

《沈從文的文論研究》(1993)、許順良的《沈從文小說中人物的死亡及其主題意義》(1994)、梁其功的《沈從文作品中城鄉主題的比較研究》(1994) 及梁定否的《沈從文的苗族傳奇小說研究》(1995)。

三

因為教學上的需要，我每年都細讀沈從文的作品，然後跟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一起思考與分析，可是自己卻很少把一些心得寫成文章。最近檢查一下，就只有這十一篇文章值得收集成書。這十一篇文章順序可分成三組：(一)第一篇；(二)第二至第五篇；(三)第六至第十一篇。這三個組合代表我嘗試從三大層面，以三種批評視野來研究沈從文的小說。在第一篇論文中，我論析政治刪改及其他審查造成對沈從文極大的曲解與破壞。大陸的出版社，到目前為止，為了官方能接受沈從文，把沈從文在1949年以前的作品都加以政治刪改、過濾，甚至淘汰。譬如最早的《沈從文小說選集》(1957)，遲至1982年出版的《沈從文文集》，就是如此。〈丈夫〉由於修改者具有預設的政治立場，把「地方實在太窮」、「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等字句增補上去，整篇小說的內涵便因政治意義而變成很簡陋，失去其複雜性。譬如〈菜園〉中，原來玉家兒子的死因只是「政府要緝捕的人」變成「共產黨」。這篇〈菜園〉本來是寫白色恐怖的，卻變成具有紅色意識的作品，它使沈從文變成不折不扣的反國民黨的左派作家。而一些學者，為了替沈從文塑造大陸官方接受的新形象，太過急於從政治上為沈從文辯白，結果反而忽視了作品更深一層的複雜意義。《沫沫集》是在1949年以後出版的，幾乎一半的文章被掉換過。被刪改過的作品、不完整的作品集子，對沈從文的小說造成極大的破壞與曲

4 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

解，沈從文文學世界的多面性、完整性、複雜性也就因此全失去了。尋找與恢復沈從文作品之原貌，根據完整與政治刪改的沈從文的作品去作分析，才能重新認識真正沈從文的文學世界。

第二組的〈沈從文小說創作的理論架構〉、〈從艾略特「詩人批評家」看沈從文的文學批評〉、〈沈從文論魯迅：中國現代小說的新傳統〉及〈沈從文的「都市文明」到林耀德的「終端機文化」〉四篇，都是探討沈從文對小說藝術的試驗與探求。作為中國現代作家中少有的前衛主義作家，沈從文嚮往原始主義，喜愛用超現實的新觀點來理解生命，同時又敢於嘗試以全新的語言文字來進行創作及理解生命的各種形式。他永遠「企圖從試探中完成一個作品」。

沈從文嘲笑憑著高尚目標或理想概念去寫作的作家，他要小說包含著社會人生現象與夢幻現象，他說小說不單是描寫眼見的狀態，更要寫一切官能感覺。沈從文要小說家超越現實，進入夢像，進入一般作家不能到達的地方，描寫眼睛看不到的狀態，探索人類的靈魂或意識底層。他的目的是要發現人，重新對人給予詮釋，甚至把已經破破碎碎的生命與靈魂粘合起來。他要努力創作的，是揉詩、遊記、散文與抒情幻想成一體的小說、描寫被現代文明逐漸毀滅的鄉村小說、用鄉村中國的眼光打量城市的小說。沈從文就是這樣一位具有巨大野心的藝術家，他的這些創作理論架構，能幫助我們打開他一篇篇小說的奧秘。

第三組從〈論沈從文《邊城》的結構、象徵及對比手法〉到〈世紀末思潮在沈從文《旅店》中留下的痕跡〉共六篇，解讀了沈從文各種代表作，證實沈從文小說的前衛性、複雜性與藝術性。他在上述有關創作理論與對當代小說的考察，就是為自己努力創作的小說爭取承認，建設其新的小說傳統。

四

當這本《沈從文小說新論》出版成書時，我要感激《南北極》、《漢學研究》、《書目季刊》、《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名作欣賞》、《21世紀》、《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等學術期刊，本書中有七篇論文曾在上面發表，另外四篇論文先後在台北舉行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國際研究會》（1993，中國文化大學）、《當代台灣都市文學研討會》（1994）及《中國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中的《近現代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小組上宣讀，承蒙許多學者加以指教。《從艾略特「詩人批評家」看沈從文的文學批評》最早在北大由中文系主任孫玉石教授與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樂黛雲教授（1993）主持下的一個座談會上提出，承蒙北大教授及研究生加以批評與指教。《沈從文論魯迅：中國現代小說的新傳統》是仙台東北大學舉辦的魯迅仙台留學90週年紀念國際學術文化研討會的論文。沒有以上這些協助與鼓勵，這本書恐怕至今還未完成，因此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謝。另外我的許多朋友，特別是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吳福輝副館長、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北大中文系嚴家炎教授、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凌宇教授，高雄師範大學周昌龍教授，還有我的恩師周策縱教授，在我研究沈從文期間，曾給予多種鼓勵與協助。文史哲出版社發行人彭正雄先生肯出版現代文學著作，開拓現代文學的研究，我對他的遠見與勇氣，感到非常敬佩。

本書的每篇論文，第一個讀者是我的太太淡瑩（劉寶珍），她替我打字時，總耐心地替我修改文句或質疑論文中的論點與分析方法，是最早使我反省與考驗我的論點與看法的一流讀者，因此我謹將此書獻給她。

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

——沈從文小說理論、批評、代表作的新解讀

序

| | |
|--|-----|
| 1. 從魯迅與沈從文作品的版本看中國現代小說版本的問題…… | 1 |
| 2. 沈從文小說創作的理論架構 ……………… | 23 |
| 3. 從艾略特「詩人批評家」看沈從文的文學批評 ……………… | 47 |
| 4. 沈從文論魯迅：中國現代小說的新傳統 ……………… | 71 |
| 5. 從沈從文的「都市文明」到林燿德的「終端機文化」 …… | 87 |
| 6. 論沈從文《邊城》的結構、象徵及對比手法…………… | 105 |
| 7. 每種花都包含著回憶與聯想—沈從文小說中的野花解讀 …… | 123 |
| 8. 一條河流上擴大的抒情幻想—探索人類靈魂意識深處的小說〈漁〉的解讀…………… | 145 |
| 9. 世紀末思潮在沈從文 包含著回憶與下的痕跡…………… | 161 |
| 10. 沈從文〈菜園〉中的白色恐怖…………… | 175 |
| 11. 沈從文散文小說〈靜〉中的三個寂靜的世界…………… | 197 |
| 附錄 沈從文研究重要參考書目解題…………… | 209 |

1.

從魯迅與沈從文作品的版本看 中國現代小說版本的問題

一、世界性的困境和危機

本文所用中國現代文學一詞，是指1917年至1949年之間的白話文學。我也遵循目前的慣例，把中國大陸1949至1976年間的文學稱為當代文學，1976年以來的為新時期文學。至於台灣自1950年代發展的文學，我就簡稱為台灣文學，不管作者出生長大的背景或目前居住的地方。

我選擇了魯迅（1881－1936）與沈從文（1902－1988）來說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困境與危機，因為他們始終是我大學裡最喜歡教授和研究的課題。從實際教學與研究經驗出發，把個人所遭遇到的困境和面臨的危機寫出來，比從純粹理論出發要有意義。由於我個人研究環境的特殊，我敢說，這些困境與危機絕不止出現於新加坡，而是世界性的。

我選擇了魯迅與沈從文的研究作為例子，也不純粹是出於巧合或個人興趣，更因為他們兩人的研究情況，是兩個最極端的例子。魯迅從他寫作成名後，從三十年代到今天，不管反右派運動或文化大革命，除了台灣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禁止教授與研

2 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

究，是唯一最受重視的作家，魯迅研究在全世界（台灣例外），成為一種大量生產的工業產品。夏志清說：

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認為是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在他一生最後的六年中，他是左翼報刊讀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從他於1936年逝世以後，他的聲譽便越來越神話化了。他死後不久，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關魯迅的著作大批出籠：回憶錄、傳記、關於他作品與思想的論著，以及在過去二十年間，報章雜誌上所刊載的紀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勝數的文章。中國現代作家中，從沒有人享此殊榮。^①

夏志清發表上面的評論時，他還未看見魯迅研究在1970年代以來更興盛的情形，要不然他會更加震驚。

反看沈從文研究，1949至1980年間，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幾乎可說一片空白。凌宇說他在1979年寫的一篇論沈從文的論文，竟變成「三十年來國內第一篇研究沈從文創作的文章」，不但如此，1949年後，連他的作品也幾乎絕跡，凌宇說：

……三十年來，國內僅出過一本《沈從文小說選集》；原有的各版舊作，即便是全國各大圖書館，業已嚴重殘缺，甚至查不到一份像樣的沈從文著作研究資料目錄；對於他的研究，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②

沈從文自己也感慨萬千，當他知道海峽兩岸書局都不出版他的著作：

……我的作品，早在五三年間，就由印行我選集的開明書店正式通知，說是各書已過時，凡是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全部代為焚毀。隨後是香港方面轉載台灣一道明白法

令，更進一步，法令中指明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毀外，還永遠禁止再發表任何作品。這倒是歷史上少有的奇聞。③

可是儘管魯迅與沈從文的研究情況非常不同，一個被中共捧為文藝戰士，推崇為國家英雄，一個被定罪為「反動作家」，我在教學與研究時，仍然遇到很多困難，這些問題雖然不相同，但都會給現代文學研究造成嚴重的危機。

二、魯迅作品：束縛讀者思索與理解的注釋本

《魯迅全集》至今共出版過二十多版，如果把翻印次數的算在內，數目更多。另外《魯迅全集》中各冊的單行本所印的版次，數目多到無從計算。魯迅的作品是現代文學作家中流行最廣的。對讀者與研究者，可說最方便、最容易得到他的作品。可是對一個長期在大學教授與研究魯迅的人來說，問題還是不少，如果我們對魯迅作品版本有些基本的認識。

魯迅在1936年逝世，第一版的《魯迅全集》在1938年8月就出版了，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共二十卷（冊）。收入當時所能搜集到的一切著作，包括譯文與輯錄的古籍。這是中國現代作家中第一套多部全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重新編輯《魯迅全集》，於195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由二十卷縮減為十卷（冊），只收魯迅的著作，翻譯及輯錄古籍都刪除掉。編者給魯迅的著作加了注釋，共五千八百多條，近54萬字。四人幫倒台後，《魯迅全集》又大大「翻修」一番，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共十五卷（冊），內容增加了許多過去未收的文章和書信，譯文和輯錄古籍則不收，只把譯作和古籍中的序跋各匯為一集。在「1958年版」的基礎上修改和增加注釋，共23400條，

近187萬字。④

《魯迅全集》二次重大重編，都是在中國出現過震撼世界的政治變化之後，「1958年版」是因為中共在大陸政權的建立，「1981年版」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很顯然的，「重編」是出於政治的壓力和需要。譯作嚴格說起來，不是著作，收入全集，「是不夠科學的」，但要研究魯迅思想及文學的成長與影響，怎樣受了日本、俄國文學與西方之影響是萬萬不可缺少的資料。沒有譯作與輯錄古籍的《魯迅全集》，不能代表完整的魯迅著作，我們看不見完整的魯迅藝術成就與精神思想面貌，以及他在中國文化上的歷史地位。我敢說，1949年《全集》所以不收入，主要魯迅許多譯文如叔本華和象徵主義的作品，不能為中共所接受。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指示贈送給他一套《魯迅全集》，為了表示魯迅的偉大，一位世界性作家，對中國文化有深遠的影響，他也吸受過世界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才匆忙趕印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不是1958年出版的沒有譯文的《魯迅全集》。⑤今天當我們要查閱魯迅完完整整的著作並不容易，因為譯文不但被逐出1949年以後的《魯迅全集》，而且大陸在1958年出過一次，以後再也沒有出版譯文集了。

魯迅作品被刪改的地方不多，也不算嚴重，編輯用的是另一種方法。譬如擔任1981年版《全集》的一位重要編輯李文兵說：

十卷本中還有一些改動了不應當改的地方。如魯迅文章中使用的「拳匪」、「清黨」、「流寇」、「革命政府」一類當時的用語，十卷本統統在這些用語上加了引號，藉以表示貶意，但作者生前的版本和文章最初發表報刊上，一般都沒有加用引號，這是和當時的歷史條件或思想認識有關的，今天不宜代表作者加用引號。

因此在政治與文學較自由的 1980 年代，「這一類情況，在新版中都恢復了原樣。」李文兵說，「1981年版」的全集，因此，所收著作更精確，更接近原貌，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比較可靠的版本。^⑥

王錫榮在對「1958 年版」也指出：

這版全集也不可避免地帶了一些當時政治痕跡，例如某些注條欠客觀，書信只收三百餘封，這是它的不足之處了。

⑦

根據王永昌的報告，1958 年出版全集前，已搜集到一千一百餘封，可是編者沒有把當時收信人政治情況不好的信收入，因為信件是用政治審查制度來挑選，故收入《全集》中只有 334 封。到了「1981年版」《全集》，凡搜集到的 1456 封全都收入。而《魯迅日記》由於牽涉的人物太多，並沒有收進去，它在 1951 年曾影印以單行本方式出版，也只印了 1050 本。^⑧

由於編注者們賦予於大量的心血，《魯迅全集》注釋本對於讀者方便多了，它的流傳更快。「1958 年版」《全集》（十卷本）有 230 萬字，而注釋本身就有 54 萬字；1981 年版的《全集》（十五卷本），共有 400 萬字，注釋文字共 187 萬字，從原文與注釋數字之比例，使人驚訝編輯對注釋之重視程度。^⑨注釋主要任務是向讀者提供他們所不熟悉的背景、事件、社團等情況和資料，以幫助讀者理解著作的內容，不能以注者的看法代替著作本身的論述，尤其不宜於解釋作品的含意，但正如王錫榮對十卷本的全集所說：「不可避免地帶了一些當時政治的痕跡，例如某些注條欠客觀。」從大陸以外的學者來看，十五卷本也同樣有「政治痕跡」。從魯迅衆多注釋本中，最有政治色彩的注釋，通常出現在單行本中，如李文兵指出：「十卷本的絕大多數注釋所以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而後來一些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而摻入水分的注

釋本幾乎是短命的。」⑩

《魯迅全集》很顯然在導讀之外，有束縛讀者的思索和理解的政治目的，甚至有歪曲作者原意之企圖，這對研究魯迅的年輕學生和普通讀者是危險的。我細讀《魯迅研究百題》裡的文章，那是《魯迅全集》十五卷本的編注專家寫的校注隨筆，他們對這新版本之前的意見，便充分反映了政治鬥爭也在魯迅的作品注釋中進行。再讀《魯迅著作版本叢談》，更佩服中國大陸文藝當權派為了維護魯迅神的形象，所作出的種種努力。

三、神化魯迅的研究資料

《魯迅全集》及其單行本的出版情形，是要推銷魯迅是一個擁護共產黨的作家形象。因此要把這位文化革命主將塑造成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我在〈從魯迅研究禁區到重新認識魯迅〉一文中曾指出，在神化魯迅的過程中，學者不但盡力消除和遮掩事實，以免損害魯迅的光輝革命形象，連小說中的原型人物也在保護之中。魯迅與髮妻朱安的生活，在1980年代以前，一直是個禁區，許多傳記不是一筆帶過，就是索性不提。魯迅曾參加縣考、《長明燈》曾發表在國民黨的《民國日報》上，以前學者都盡量遮掩。小說《故鄉》中的閏土一向被肯定為代表舊制度損害和壓迫的農民典型人物，這位小說中人物的模樣兒章運水（也有其父親章福慶的影子）也被描繪成典型農民，關於他是一個庸俗迷信、婚後與一寡婦要好，鬧到與妻子離婚的事實，也盡量遮掩。⑪

官方的《魯迅全集》是為官方或半官方的魯迅讀者，有政治傾向性的研究而準備。譬如把魯迅翻譯日本、西方文學理論與作品從《全集》中抽掉，就很容易使人相信，魯迅只主張寫實主

義，因為魯迅的翻譯作品流傳不廣，普通的讀者不容易看到，既然不知道魯迅喜愛並翻譯了廚川白村代表頽廢文藝心理學的《苦悶的象徵》、叔本華的《察拉圖斯忒拉》、安特萊夫的《黯淡的煙靄裡》，當然一般大陸的讀者就接受魯迅是完完整整的寫實主義作家的結論，更何況像《魯迅論創作》、《魯迅論文學與藝術》等選集，受了禁區劃分的影響，都故意遺漏掉像《〈黯淡的煙靄裡〉譯後記》與《〈一篇很短的傳奇〉後記》的文章，因為在這些文章裡，魯迅曾對這種「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墮落現象」的象徵主義表示欽佩。⑫十五卷本的《魯迅全集》在比較開放的1985年出版，雖然譯文仍然沒有被收入，卻收入《譯文序跋集》，接著大陸學者便打破禁區，紛紛把象徵主義歸還給魯迅，嚴家炎說：

它們早已是客觀的實在。長期以來，或者由於認識上的限制，或者由於受了現實主義獨尊論的影響，我們往往較少提到魯迅小說中的浪漫主義（特別在1958年以前），而對象徵主義則乾脆視而不見，不承認它的存在。這就把魯迅小說的創作方法理解得相當狹窄，封閉了本來應該是寬廣的創作道路……

神化魯迅的高潮，也是最典型的神化例子，應該是沈鵬年發表的〈周作人生前回憶實錄：毛澤東到八道灣會見魯迅〉一文，當時是1982年，魯迅、毛澤東與周作人都早已作古多年，無從查證。沈鵬年說是1960至1961年間與周作人談話中挖掘出來的新史料。毛澤東在1920年4月7日到北京八道灣拜訪了魯迅，「兩人意氣相投，一見如故地暢談了半天」，而且還說，毛澤東辦《湘江評論》時，每期都要寄二本給魯迅和周作人。這一篇爆炸性傳記資料，驚動全世界魯迅學者，也忙壞了大陸少數認真的魯迅專家，他們日夜去求證考辯，結果證實毛澤東當天真的去過北京魯

迅的家，不過是去拜訪周作人罷了，魯迅並不在家。另外胡喬木在1954年因主持《魯迅全集》注釋工作，曾面詢毛澤東，他斷然說沒有。^⑬

四、首先回到魯迅那裡去

王富仁在一本研究魯迅小說的前言裡，大喊「首先回到魯迅那裡去」。^⑭那就是說，要重新認識魯迅，先要把神化的魯迅還原為人，要重新評價魯迅的作品，首先要把政治框框打破。在神化魯迅研究資料多達論頃計算，非用開山的推泥機不能移走的今天，在教學與研究中，要重新認識真正的魯迅，路途還是漫長！

幸好台灣當局對魯迅的戒嚴令也剛剛解除，台灣及海外一些學者「右傾」的偏見的視野也正要重新調整過來。中國大陸的魯迅研究及資料出版逐漸突破許多禁區，因此我相信真正的魯迅，實事求是的研究，在二十一世紀便會出現在世界各國的魯迅研究著作中。^⑮

五、大陸沈從文權威在大學裡沒讀過沈從文的作品

我在前面說過沈從文的舊作品出版及研究，1949年以來在海峽兩岸遭遇的命運是相同的。台灣在1980年以前，沒正式出版過一本沈從文的現代文學作品，在大陸，1949年後，三十多年間只出版過一本《沈從文小說選集》。^⑯所以大陸目前幾位研究沈從文的權威都是在1980年才崛起的。不但如此，他們都承認在1980年左右才開始閱讀沈從文的作品。凌宇在1970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大，在大學期間，雖閱讀過現代文學史，卻沒讀過一篇沈從文的作品。他接觸沈從文是1979年到北京大學讀碩士，跟隨王